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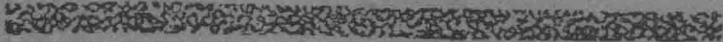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書

播州平野

宮本百合子著

沈起予譯



文化工作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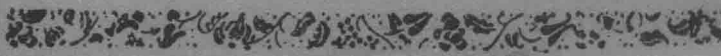
譯文叢書

〔三輯之二〕

播州平野

宮本百合子 著 沈起予 譯

一九五一年五月印行



書叢文譯社作工化文

播州平野

原著者 翻譯者 發行者 發行所 分銷處

宮本百合子 沈起予 章秋琛 文、工、作、社 聯營書店

上海北京路七弄五〇號二樓

上海·北京·漢口·廣州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版初月四年一五九一

編號【章112】印數0001—2000

悼宮本百合子

當我一面翻譯宮本百合子的這本自傳性的小說時，我老時惦念着這位老作家的安全，深恐她會犧牲在麥魔的毒手下，但她現在竟拋棄了許多後輩，於上月二十三日以五十二歲的高齡在東京逝世了。

當我在日本的「中央公論」上讀到她的長篇小說「農村」時，我還是一個學文學的學生。所以關於她的身世，也還是在翻譯本書時，才比較弄清楚了一點。因為在這部自傳性的小說中，她告訴我們：她因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致被捕入獄，過了約近一年的獄中生活後，才被釋放出來，以後便千辛萬苦地常去探望她的早已入獄了並一直坐了十二年監的丈夫宮本顯治。這時在獄中的宮本正患着惡性腸炎，而監獄當局也正想藉這機會威脅、利誘，以逼使宮本氏轉變思想，但全遭拒絕了。

中條百合子與宮本顯治的認識，在時間上似乎很遲；最初的機緣，是中條遠在外國（應是蘇聯）的一家旅館的房間內的沙發上讀到宮本氏的一篇在芥川龍之介的

年忌時所寫的關於芥川氏的思想及其死（自殺）的文章時開始。在結婚後的最初的期間，中條百合子對宮本的理解似乎還不夠深刻；可是到宮本顯治入獄後的探監期中，她便徹底地認識了丈夫的偉大，他完全成了她的處世爲人的指導人。她常想：宮本氏若沒有她是能一個人好好地過活下去的，但她若沒有宮本，則將成爲迷途的羔羊。

作品所以取名播州平野，是因作者的小說的描寫係在這個地方告終之故，這是指日本關西的明石、姬路等地帶。

作者在此爲我們寫出了由波茨坦會議決定了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整個日本的全貌；其中，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日本的大小都市及全部產業被破壞得精光及由此而來的一般復員軍人及廣大羣衆的反戰情緒的蓬勃高漲。他們認清了這次戰爭以及投降後的無比的災難是天皇與軍閥帶給他們的。當統治者勸諭他們努力建設新日本時，他們馬上知道這不外是想換上另一根繩子來套在他們的頸項上。

宮本百合子把這充滿炸藥的日本人民的情怒情緒向我們揭示出來了。美帝雖然不顧其一切計劃都歸泡影，又在想單獨與日「媾和」，並把它重新武裝起來；縱然

日本的反動派會有朝一日簽了字，但我們相信：他們在前線的槍口即是不掉頭，也會朝天的。

這一切，我們感謝這位偉大的革命女作家向我們所作的指示。現在全中國的眼睛都正視着日本的三島，我想在大家想徹底理解日本究竟是怎樣的日本時，播州平野這部在國內不可多得的書不是沒有幫助的。

現在，宮本百合子將爲人類謀幸福的責任放在我們的肩而上長眠了！
一代的關士啊，安息吧！

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於上海。

寫在前面

在美帝侵略戰爭節節失敗而又積極武裝日本的現在，我們對日本更應有一個清楚而正確的認識；因為美帝尚未發動其傀儡李承晚一同武裝侵略北朝鮮時，它早已噫使其走狗麥魔霸佔了整個日本。

同時大家都知道，對日和約尚未簽訂的原因，是由於美帝不但無意放棄這個侵略東方的軍事據點之一，而且一心要奴役日本的人民，拿他們作其發動世界性的侵略戰爭時的前線的炮灰。

美帝的這種陰謀是能徹底實現的麼？日本女作家寫的這本名播州平野的著作上告訴我們的是，不僅日本人民不願作再一次的犧牲，而且還要站起來反抗的。

播州平野的作者宮本百合子原是在日本文壇上早負盛名的中條百合子；她的敵姓，據說是由於與一個姓宮本的人，而事實上也就是這本小說裏的重要主人公之一的石田重吉，結婚後才改掉的。作者本人曾因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而被捕下獄，

石田重吉則更坐了十二年的監，直至波茨坦決議將日本的所有的思想犯釋放後；才同日本共產黨的首腦德田球一等一同出了獄。

播州平野中的女主人公雖然是用的宏子這名字，但顯然這就是作者自己的化身。

作者的這部作品所寫的，不是關於日本社會的當時的一種大關，而是用着綿密細緻的現實主義的手法，從縱橫兩面描寫出來的關於日本投降後的整個社會的詳圖。這一幅詳圖是藉宏子的娘家與婆家的兩個系統來縱橫交錯地描寫出來的。

從縱的方面，她對八月十五日的宣佈無條件投降時的天皇的廣播的聲音等，作了諷刺的描寫：說天皇的聲音缺乏氣力，文句難懂，是轉變抹角的選擇了不能馬上懂得的形式。

就這樣，從八月十五日起，全國的娛樂廣播中止了。代替的是對海、陸軍人的勸諭，對各地在鄉軍人的告誡，解說犧牲了廣島與長崎的原子彈的威力，文部大臣則命令再建設和平的日本，文化國的日本。這簡直如將一直到現在說着打勝打勝的話的繩子一刀割斷……又拏出另一根來說：這次捏這個吧一樣。

同時，我們也在這部書中見到了帝國主義戰爭的第一個點火者的日本軍閥們，自身是怎樣地被燒得體無完膚。當作者坐着火車從祇臚下了鋼骨的東京出發後，東京、橫濱一帶不用說，祇要火車可能停下的市街都全被燒成了廢墟。而且車從鄉村的綠色耕地，山野，架着鐵橋的大河等通過時，在左右兩側，廢墟也不斷地呈現出來。

這種隨着轟炸與火燒而來的，不僅是工廠與軍事設備的全部被消滅，而且也成了一切物品祇好粗製亂造的敷衍的結果；這結果被一個美帝佔領軍軍官一針見血的替他們說出來的：「日本破產了！」這句話，是作者親耳在日本東京的第一家名三越百貨公司的僅剩下來的底層內的販賣部聽來的。

由於物質產量的一落千丈，一般祇靠配給米過生活之故，厭戰及反戰的情緒都高漲起來了。這種咒詛戰爭，諷刺戰爭的情緒特別在復員軍人及一般民衆間普遍地傳開了。這，我們可以從下面的兩個例子中看得出來：

突然，在隔壁的房間，發出了一下躺到草蓆上去了的聲音。

「在大阪，連家族所住的地方都不知道。——咱對戰爭的好感及其他的什麼一

切都完了。」

「這是無道理的麼。——恐怕不是無道理的罷。」

「你們這些傢伙年輕，還算好。咱馬上就是五十歲了哪，想想看罷。縱被打殺，咱也不願去參加再一次的戰爭了。」

這是作者親自在復員兵們中聽來的怒吼。

其次，在街頭竟流行這樣的歌來。

「日本是好的國，花的國。」

七月八月來灰的國。

九月十月別人的國。」

不管在一架汽車上坐着一個憲兵沿街巡迴，然而在街道上這個歌流行着並被歌唱了。這是在生活上蒙受了愚弄與侮辱的忿怒的感覺，使人們共同感到了這首歌的辛辣味。

就這樣，作者以自身的娘家及婆家這兩個系統爲中心，而首先看到了整個日本，由於治安維持法案的高壓而來的法律的威壓與不公正，監獄的黑暗與腐敗；同

時也看到了由於波茨坦會議所決定的法案，以一道金光來一時衝破了那多年來壓制着全日本的污穢而漆黑的環境，但馬上又被美帝走狗的麥魔的鐵蹄所踐踏着了。

可是這些一旦忿怒了的人們，馬上一定會挺胸站起，將惡魔們從清潔的日本國土上趕走，一定會將其國內的死頑固派消滅的。

我們以援助兄弟之邦的朝鮮那種心情來援助反帝反封建的另一個兄弟之邦

日本的人民罷！

一九四五年的一個黃昏時分，妻子小枝正在掛着舊鐘的茶室的台上，收檢着晚餐的盤子，一面問道：

「爸爸，怎樣好？今晚上不開電燈也行的吧。就開亮——」

從茶室外的走廊上，看得見南方的安達太郎山。當天，整個下午，祇抽着煙來看望那山的行雄，以生來的決不性急的動作掉身過來了。他暫時凝視着小枝說：

「暫時就那樣不更安全些麼。」

「也許是的。」

將四歲的侄兒放在台角上，給他提早喫飯的宏子，傾聽着那壓低氣息，還未從驚愕中完全恢復過來的弟弟的夫婦間的問答，因為也是與她的心境共通的。

在東北的那地方，幾天以來，還繼續着最後的炎暑，熱得厲害。粘土質的庭前的泥土乾成白色，並起着很深的龜裂。同時，每天早上一過五點鐘，便從燦爛的紺

碧色的天空，發出倒降下來的呼吼，來了大編隊的空襲。

如前夜及上前夜一樣，八月十四日的晚上一過十一點鐘，便響出空襲警報，直到午前四時後，B-29的幾百架飛機才佈滿天空，從夏天的夜空飛走了。據不可靠的廣播，說目標似是秋田；但相信而安心了的人卻一個也沒有。因為在富井一家人疏散來住着的市街中的軍事設備及火車站等之受到猛烈的轟炸時，空襲警報的汽笛，才在這第一次蒙受轟炸的幾分鐘後拉響了。原是這樣的情況。

十四日的晚上，行雄與宏子毫不曾閉眼的守着夜。在接近壕溝一面的兩板完全被打開；在姊弟兩人坐着的走廊的對面藉着出得很晚的月光，看出了徐緩起伏着的朦朧的耕地。在美軍飛機通過後的間隙中，街上的防護團連續地呼報情況。其中，有一位女人的聲音參混着。一聽到那溜溜地透過張開着的喉頭，一樁一件的，拖長着「敵人——」的連喊的聲音，宏子湧上了滿心的悲哀。從渡過暮田的，大池的彼面，斷續地聽出那位女子的聲音來。大概是由於責任感而來的抖顫吧，那個中年女人的聲音，使宏子的眼前髮髻見到那在鄉野的街道邊緣上的鉛板屋頂的幽居來。於是那在古舊的蚊帳中，淌着汗水，不知前後的睡熟了的幾個七歪八倒的睡相與一位

婆婆的睡臉被想像出來了，這個家，的確是沒有男子的。

一窺視那帶着三個孩子睡着的小枝的蚊帳，——無論怎樣放輕腳步，她也要醒過來用馴良而充滿着憂慮的聲音說：

「如何呢？真辛苦了哪。」

「爸爸也在麼？今晚上爲什麼來那麼多呀！」

在萬一的時間中能夠勉強照出抱着孩子們出來的那麼一點光，被小心地圍在小枝的枕頭邊。蚊帳的帶青色味及四周的濃厚的燈影的陰翳，美麗的小枝的細鼻，在白色的枕帕上現出嶮峻的形像來。

最後的編隊如將耕地的表面捲起來似的通過了。以後，無論怎樣澄着耳朵聽，天空已經寂然無聲，宏子馬上感到滿身鬆懈下來。

「——似乎完了哪。」

小枝穿着筒褲②勉強從蚊帳中爬了出來，如很麻煩似的擺着頭，從頸項的周圍將防空帕的紐帶解開了。行雄穿着皮鞋站在踏石上，點燃紙煙。他將最初的一口深

② 筒褲：過去日本女子多不穿褲，現在的筒褲，褲管如筒樣的樣子。譯註。

深地，深深地，使兩頰塞了進去似的吸進去了。

十五的一天，早餐將畢時，汽笛又叫了。

「小飛機！是小飛機呀！」

十二歲的仲一現出興奮的眼色，一面跑一面將頭巾戴上健吉的頭上，將他帶到壕內去了。三日前，這附近的飛機場和軍事設備整天受着轟炸時，來的也是小型機的大編隊。

「媽媽，趕快！馬上要，馬上要！」

小枝抱着病態的女孩坐在最後面，在一家人緊靠着的手掘的土壤上，繁茂着夏天的草。健吉感到厭惡，面帶哭相時，宏子將夏天的草的草花採來使他圓手握著，並講着現編的故事與他聽。這一天經過三個多鐘頭，到了十一點半才靜了下來。

「奇怪，真的不見了。」

仲一擎着望遠鏡，從壕的邊緣上，一面這邊那邊的眺望着天空，一面奇怪似的大聲地說着。直到昨天，小型機若一飛來總是要三翻幾次的一直轟炸到太陽西斜。

「沒有什麼稀奇的事。」

「大概回去喫午飯去了。橫豎還要來的吧。」

雖然這樣說着，大家終於心境輕快起來，慢慢地走出土壕，一齊回到茶室來了。

「飯，怎麼辦？待聽了廣播後再喫吧。」

今天正午，有重大的廣播，一定要聽。這事是豫告過的。

「就那樣好吧，今早的飯吃得較遲。姊姊，不要緊麼。」

「我是沒有什麼的。」

伸一望著掛鐘，擔任了調音器的任務。不久傳來了天皇的廣播聲。電壓低着，缺乏力氣。文句難懂的聲音，異常地難於聽出。伸一以為天皇的聲音是珍奇的，爲着能好好地聽出而不斷地將收音機調節着。在調子最順暢的時候，文句才勉強聽出來了。健吉也坐在小枝的膝上正經地眨着眼睛。漸漸前進，才微微聽出了「不能不接受波茨坦宣言」這樣的話來。宏子不覺從房間外的走廊上，走到靠近收音機的旁邊來，將耳朵附到上面去聽。選擇了轉彎抹角的、煩冗的，難於即時理解的那種形式來表現着，但結果是無條件投降的宣言。天皇的聲音一斷，宏子馬上回顧了弟妹

夫婦，並問道：

「懂嗎？」

「是無條件投降。」

跟着廣播了內閣的告諭。而這也完了。沒有一人說話。稍後，行雄才終於發出絕望似的呻吟來。

「——真是惶恐的事。」

到了那時，宏子被周圍的寂寞懾住了。大氣在八月的白晝的炎暑中燃燒，耕地與山被無限的熱氣包圍着。但，整個村子毫無一點聲息。真是寂然無聲。宏子在全身上感到了這樣的事，即從八月十五日的正午起到午後一時止，整個日本處在忍氣吞聲之間，歷史將其巨大的一頁翻開了。連東北的小村落也同暑熱一道凝固了的沉默，在宏子的直到現在的個人生活上，若不是痛苦的殘酷的歷史的窒息的一瞬間，還是什麼呢。宏子不能制止她的全身發抖起來的事，抱着健吉走出房間外的走廊上去的小枝暗暗抹了一把眼淚。一言難盡的安堵與落魄，在夜間也不會脫掉過的主婦般的筒褲袋的後背姿態顯露出來。